

葉 聖 陶 選 集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葉 聖 陶 選 集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

册 号 1443 字 数 283,000 开 本 320×1188 毫 1/32 印 张 12 $\frac{11}{16}$ 张

1959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59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17000 册

定 价 (3) 1.15 元

出版說明

这本选集选輯了短篇小說三十七篇，散文十篇。

小說部分，除最后一篇《友誼》写于一九五四年外，其他諸篇选自《隔膜》、《火灾》、《綫下》、《城中》、《未厌集》、《四三集》、《脚步集》、《西川集》等集子，包括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四年的作品。这三十余篇，取材不一，有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小說，有控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血泪文字，也有风格清新的日常生活故事，其中尤以描写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和教育生活的作品，更为深刻。作者对旧社会中受侮辱与迫害的各种类型人物都充滿了同情，如实地反映了他們的精神面貌；更从不同的角度如实地揭露了当时现实生活中的大小矛盾。現在各篇系按原来集子的編次及写作時間先后排列次序。

散文十篇，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的作品。前八篇不仅是游記，也是贊頌祖国的歌唱；后两篇不仅是报导文字，同时还是記載劳动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火热感情的詩篇。

作者多年的創作成果极其丰富，由于选集篇幅所限，长篇、童話以及早期的散文等作品，这里未能收入。

目 次

一生.....	1
一个朋友.....	5
苦茶.....	9
隔膜.....	16
阿凤.....	23
一課.....	27
晓行.....	33
飯.....	41
义儿.....	49
祖母的心.....	58
小蚬的回家.....	67
小銅匠.....	70
校长.....	76
金耳环.....	87
潘先生在难中.....	97
外国旗.....	116
前途.....	126
城中.....	135
在民間.....	148
搭班子.....	158
一包东西.....	167
抗爭.....	174

夜.....	191
某城紀事.....	201
李太太的头发.....	216
“感同身受”.....	225
一个練習生.....	233
寒假的一天.....	245
一篇宣言.....	261
邻居.....	268
逃难.....	278
多收了三五斗.....	290
冥世別.....	299
皮包.....	304
我們的驕傲.....	314
春联儿.....	319
友誼.....	323
登雁塔.....	347
游临潼.....	354
从西安到兰州.....	362
坐羊皮筏到雁滩.....	369
游了三个湖.....	375
黄山三天.....	382
記金华的两个岩洞.....	387
登賜儿山.....	391
琢鹿的劈山大渠.....	398
坝上一天.....	398

一 生

伊生在农家，沒有享过“呼婢喚女”“傅粉施朱”的福气，也沒有受过“三从四德”“自由平等”的教訓，簡直是很簡單的一个动物。伊自出母胎，生长到会說話会行动的时候，就帮着父母拾些稻藁，挑些野菜。到了十五岁，伊父母便把伊嫁了。因为伊早晚总是别人家的人，多留一年，便多破費一年的穿吃零用，倒不如早早把伊嫁了，免得白擲了自己的心思財力，替人家长财产。伊夫家呢，本来田务忙碌，要雇人帮助，如今把伊娶了，即不能省一个帮佣，也抵得半条耕牛。伊嫁了不上一年，就生了个孩子，伊也莫名其妙，只觉得自己睡在母亲怀里还是昨天的事，如今自己是抱孩儿的人了。伊的孩子沒有搖籃睡，沒有柔軟的衣服穿，沒有清气阳光充足的地方住，連睡在伊的怀里也只有晚上睡覺的时候才得享受，白天只睡在黑黢黢的屋角里。不到半岁，他就死了。伊哭得不可开交，只覺以前从沒这么伤心过。伊婆婆說伊不会領小孩，好好一个孙儿被伊糟蹋死了，实在可恨。伊公公說伊命硬，招不牢子息，怎不絕了他一門的嗣。伊丈夫却沒別的話說，止說要是在賭場里百战百胜，便死十个儿子也不关他事。伊听了也不去想这些話是什么意思，只是朝晚地哭。

有一天伊发見了新奇的事了，开开板箱，那嫁时的几件青布大袄不知那里去了。后来伊丈夫喝醉了，自己說是他当掉的。冬天来得很快，几陣西风吹得人彻骨地冷。伊大着胆央求丈夫

把手帕拭贖回来，却吃了两个巴掌。原来伊吃丈夫的巴掌早經习以为常，惟一的了局便是哭。这一天伊又哭了。伊婆婆喊道，“再哭！一家人家給你哭完了！”伊听了更不住地哭。婆婆动了怒，拉起捣衣的杵在伊背上抽了几下。伊丈夫还加上两个巴掌。

这一番伊吃得苦太重了。想到明天，后天，……将来，不由得害怕起来。第二天朝晨，天还没亮透，伊輕輕地走了出来，私幸伊丈夫还没醒。西风象刀，吹到脸上很痛，但是伊觉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輕些，就也滿足了。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到了一条河边，才停了脚步。这条河里是有航船經過的。

等了好久，航船經過了，伊就上了船。那些乘客好似个个会催眠术的，一見了伊，便知道是在家里受了气，私自逃走的。他們对伊說道，“总是你自己沒长进，才使家里人和你生气。即使他們委屈了你，你是年幼小娘，总該忍耐一二。这么使性子，碰不起，苦还有得吃！况且如今逃了出去，靠傍誰呢？不如乘原船回去罢。”伊听了不答应，只低着头不响。众客便有些不耐煩。一个道，“不知伊想的什么心思，論不定还約下了汉子同走！”众人便嘩笑起来。伊也不去管他們。

伊进了城，寻到一家荐头。荐头把伊荐到一家人家当佣妇。伊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虽也是一天到晚地操作，却沒下田耕作这么費力，又沒人說伊，罵伊，打伊，便觉得眼前的境地非常舒服，永远不愿更換了。伊惟一的不快，就是夜半梦醒时思念伊已死的孩子。

一天，伊到市上买东西，遇見一个人，心里就老大不自在，这个人村里的邻居。不到三天，就发生影响了，伊公公已寻了来。开口便嚷道，“你会逃，如今寻到了，可再能逃？你若是乖觉的，快跟我回去！”伊听了不敢开口，奔到里面，伏在主妇的背后，

只是发呆。主妇便唤伊公公进来对他說，“你媳妇为我家帮佣，此刻約期还没滿，怎能去？”伊公公无可辯論，只得狠狠地叮囑伊道，“期滿了赶紧回家！倘若再逃，我家也不要你了，你逃到那里，就在那里卖掉你，或是打折你的腿！”

伊觉得这舒服的境地，轉眼就会成空虛，非常舍不得。想到将来……更害怕起来。这几天里眼睛就肿了，飯就吃不下了，事也就做不动了。主人知道伊的情况，心想如今的法律，請求离婚，并不繁难，便問伊道，“可情愿和夫家断絕？”伊答道，“那有不願？”主人便代伊草了个呈子，把种种以往的事实，和如今的心愿，都叙述明白，預备呈請县长替伊作主。主妇却說道，“替伊請求离婚，固然很好，但伊不一定永久做我家帮佣的。一旦离开了我家，又沒别人家雇伊，那时候伊便怎样？論情呢，母家原該收留伊，但是伊的母家可能办到？”主人听了主妇的話，把一腔侠情冷了下来，只說一声“无可奈何！”

隔几天，伊父亲来了，是伊公公叫他来的。主妇問他，“可有救你女儿的法子？”他答道，“既做人家的媳妇，要打要罵，概由人家，我怎能作得主？我如今单是传伊公公的話，叫伊回去罢了。”但是伊仗着主妇的迴护，沒有跟伊父亲同走。

后来伊家公婆托邻居进城的带个口信，說伊丈夫正害病，要伊回去服侍。伊心里只是怕回去，主妇就替伊回絕了。

过了四天，伊父亲又来了。对伊說，“你的丈夫害病死了，再不回去，我可担当不起。你須得跟我走！”主妇也說，“这一番你只得回去了。否則你家的人就会打到这里来。”伊見眼前的人沒一个不叫伊回去，心想这一番必然應該回去了。但总是害怕，总是不愿意。

伊到了家里，見丈夫直僵僵地躺在床上，心里很有些儿悲

伤。但也想，他是罵伊打伊的。伊公婆也不叫伊哭，也不叫伊服孝，却領伊到一家人家，受了二十千錢，把伊卖了。伊的父亲，公公，婆婆，都以为这个办法是应当的，他們心里原有个成例：田不种了，便卖耕牛。伊是一条牛，——一样地不該有自己的主見——如今用不着了，便該卖掉。把伊的身价充伊丈夫的殮費，便是伊最后的义务。

1919.2.14

一个朋友

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儿子今天结婚。我去扰了他的喜酒，喝的醉了。不，我没有喝的醉！

他家里的酒真好，是陈了三十年的花雕，呷在嘴里滋味浓厚而微涩，——这个要内行家才能扼要地辨别出来——委实是好酒。

他们玩的把戏真有趣，真有趣！那一对小新人面对面站着，在一阵沸天震地的拍手声里，他们俩鞠上三个大躬。他们俩都有迷惘的，惊恐的，瞪视的眼光，好象已被猫儿威吓住的老鼠。……不象，象屠夫刀下的牲牛。我想：你们怕和陌生的人面对面站着么？何不啼着，哭着，娇央着，婉求着你们的爹爹妈妈，给你们换个熟识的知心的人站在对面呢？

我想的晚了，他们俩的躬已鞠过了，我又何必去想它。

那些宾客议论真多。做了乌鸦，总要呀呀地叫，不然，就不成其为乌鸦了。他们有几个人称赞我那位朋友有福分，今天已经喝他令郎的喜酒了。有几个满口地说些“珠璧交辉”“鸾凤和鸣”的成语。还有几个被挤在一群宾客的背后，从人丛的缝里端相那一对小新人，似羨似叹地说，“这是稀有的事！”

我没有开口。

那几个说我那位朋友有福分的，他们的話若是有理，今天的新人何不先结了婚再喝奶汁？那几个熟读《成语辞典》的，只是

搬弄矿物动物的名詞，不知他們究竟比拟些什么？

“这是稀有的事！”这句话却有些意思。

然而也不见得是稀有。“稀有”两字不妥。哈！哈！我錯認在这里批改学生的文稿了。

我那位朋友結婚的时候，我也去扰他的喜酒，也喝的烂醉，今天一样的醉。这是十四年前的事——或者是十三年？記不清楚了。当时行礼的景象，宾客的談話，却还印在我的脑子里，一切和今天差不多，今天竟把当年的故事重新搬演一回。我去道賀作宾客，也算是个配角呢。

我記得那位朋友結婚之后，我曾問他：

“可有什么新的感觉？”

他的答語很有趣。

“我吃，喝，玩耍，都依旧；快意的地方依旧，不如意的地方也依旧，只有臥榻上多了一个人，是我新鮮的境遇。”

我又問他：

“你那新夫人的性情和思想如何？”

他的答語更有趣。

“我不是伊，怎能知道那些呢？”

他自然不知道。他除了惟一的感覺“新鮮的境遇”而外，那里还知道别的。我真傻了，将那些去問他。当时我便轉了詞鋒道：

“伊快乐么？”

“伊快乐呀。伊理妆的时候，微微地，浅浅地对着鏡里的伊笑。伊見我进內室，故意将脸儿轉向別的地方，兩顆烏黑的，灵活的，动人的眼睛却暗地偷覷着我；那时伊顴頰間总含着无限的庆幸，滿足，恋爱的意思。伊和女伴商量裝飾，議論风生，足以使

大家心折。伊又喜欢‘叉麻雀’，下半天和上半夜的工夫都消磨在这一件事上。你道伊还有不快乐的一秒么？”

后来他们夫妻俩有了小孩子了，便是今天的新郎。他们俩欢喜非常，但是说不出为什么欢喜。“……我又傻了，觉得欢喜，欢喜就是了，要说出什么来？这个欢喜，还普及到他俩的族人和戚友，因为这事也满足了彼等对于他们俩的期望。然而他们俩先前并没有什么豫计。论到这事，谁有豫计？那一家列过豫算表？原来我喝的醉了！”

他们俩生了儿子，生活上丝毫没变更。他吃，喝，玩耍，依然如故。伊对着镜里的伊笑，偷觑着他得意，谈论装饰，“叉麻雀”，也依然如故。

小孩子吃的，是一个卖了儿子，夺了儿子的权利换饭吃的妇人的奶汁。他醒的时候，睡眠的时候，都在伊的怀抱里。不到几个月，他小小的庞儿会笑了，小手似乎会招人了。

他们俩看了，觉得他很好玩，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新鲜玩意儿。一个便从乳母手中抱过来和他接个吻，一个不住地摩擦他的小面庞。他觉得小身体没有平常抱的那样舒服，不由得哭了起来。他们俩没趣，更没法止住他的哭，便叫乳母快快抱去。

“我们不要看他的哭脸！”

那小孩子到了七八岁，他们俩便送他进个学校。他学些什么，他们俩总不问。受教育原是孩子的事，那用父母过问呢！

今天的新郎还兼个高等小学肄业生的头衔；他的同学有许多也来道喜。他们活动的天性没有一处地方一刻功夫不流露，刚才竟把礼堂当做球场踢起球来，然而对于那做新郎的同学，总现出凝视猜想的神情，好象他满身都被着神秘似的。

我想今天最乐意的要算我那位朋友了。他非但说话，便咳

一声嗽也柔和到十二分；弯着腰，执着壶，给宾客斟酒，几乎要把酒杯敬到嘴边来。他听了人家的祝贺语，眉花眼笑地答谢道：

“我有什么福分？不过干了今天这一桩事，我对小儿总算尽了责任了。将来把这份微薄的家产交付给他，教他好好地守着，我便无愧祖先。”

我忽然想起，假如我那位朋友死了，我给他撰“家传”，应当怎样地叙述？有了，简简单单只要一句话：“他无意中生了个儿子，还把儿子按在自己的模型里。”呀！讣墓之文那有这种体例！原来我喝的醉了……

1920,12,14

苦 菜

我家屋后有一亩多空地，泥土里时常翻出屋脊的碎屑，墙砖的小块来，表明那里从前也建造过房屋。短而肥的菊科的野草是独蒙天择适存在那里的，托根在瓦砾磚块之間，居然将鉛色的地鋪得碧綠。許多頑皮的小孩子常聚在那里踢鉄球，——因为那里僻靜，可以避他們父母和先生的眼——将父母給他們买点心的錢賭輸贏，他們玩得高兴时，便将手里的鉄球或拾起小磚投那后屋的檐头和屋面的小雀練眼功。檐头和小雀都沒中，却碎了后窗的玻璃。这也不止一次了。

我想空地废弃，未免可惜；頑皮孩子虽不覺得可惡，究竟没什么可愛，何必准备着游戏場供他們玩耍；便喚个竹匠編成竹籬，将那片空地围起来，这样覺得比以前安靜严密了。我更向熟識的农人說起，“我要雇一个人在那里种菜，兼做些杂事，看有相当的人可以荐来試試。”

我待雇到了人，託他做主任，我自己做他的副手。劳动是人生的真义，从此可得精神的真实的愉快；那片空地便是我新生活的泉源。我只是热烈而深切地期待着。

农人福堂因此被荐到我家来了。他的紫赤的皮肤，粗糙而有坚皮的手，茸茸的发，直視而不灵动的眼睛，口四围短而黄的胡子，都和别的农人沒甚分別；但是他还有一种悒郁的神情，将

农人固有的特征，淳朴无虑的态度籠罩住。

“你种什么东西都会？”我問他。

“我从小就种田，米麦菜豆都种过，都会。”他的語音很誠懇，兼欲將他自己的經歷稱述得詳細而动听，但是他仅能說这么一句。

“那很好，我屋后那片空地将由你去种。”

他去察看了他新的工作地，回我道，“那里可以画做二十畦。赶紧下秧，二十天之后，每畦可出一担菜。今年天气暖，还来得及种第二批哩。”他說时面作笑容，似乎表示这对主人有莫大的利益。我也想，“土地真足贊頌呀，生生不息，取之无尽。”于此使我更信 pantheism^① 了。

我們最先的工作是剔去瓦砾磚块。福堂带来一柄四齿耙，五斤多重，他举起来高出头顶一尺光景，用力往下垦，四齿齐没入泥里。他那执柄端的左手向上一提，再举起耙来，泥土便松了一方，磚瓦的小块一一显露。力是何等地可貴，他潜藏着时，什么都不与相关，但是使用出来，可以使什么都变更。他工作了两点多钟，空地的六分之一翻松了，坐在阶上吸黄烟休息。

我的希望艳羨的心情，在他下第一耙的时候已欲迸溢而出，人生真实的愉快的滋味，这回我可要尝一尝了。他一停手，我急急地执着耙的柄，学着他那姿势和动作工作起来。但是那柄耙似乎不服从我的样子，我举他起来时，他在空中只是前后左右地摇晃；着地时他的四齿入土仅一寸光景；我再用力将他举起，平而结实的泥土上只有四个掘松的痕迹。我絕不灰心，这样总比

①. 英文，泛神論。

以前松了些，我更下第二耙，第三耙……奇怪，那柄耙的重量为什么一回一回地增加！不到二十耙，我再也不能举起了。一缕焦烘烘的热从脊背散向全身，似乎每一个细胞都在燃烧着。呼吸是急促了；外面的空气鑽入似地进我的鼻管，几乎容受不得。两手失了正常的知觉，还象执着那柄耙——虽然已放在地上——所以握不紧拳来。

福堂将烟管在石阶上敲去里面的烟灰，说道，“这个不是先生做得来的，你还是捡砖瓦罢。去了砖瓦，待我先爬成几畦，打好了潭，你就可以下菜秧了。”

我既自认是他的副手，我应当服从他的指挥，况且捡砖瓦一样是一种劳动。那句“就可以下菜秧”又何等地可喜，何等地足以劝勉我。我就佝偻着身子，两手不停地拾起砖瓦，投在粗竹丝编的大畚箕里。他继续他先前的工作，手里那柄耙一上一下，着地的声音沉重而调匀，竟象一架机器。

我踏在已捡去砖瓦的松软的泥土上，鞋帮没了一半，似乎踏着鹅绒的毯子。泥土的气息一阵一阵透入鼻管，引起一种新鲜而快适的感觉。蚯蚓很安适地蟄伏着，这回经了翻动，他们只向泥土深处乱鑽；但是到后半段身体还赤露着的时候，他们就不再鑽了。菊科的野草连根带叶地杂在泥里，正好用作绿肥；他们现在是遭逢了“人为淘汰”了。

我不觉得时间在那里移换；我没有一切思虑和情绪。我化了，力就是我，我就是力。这等心境，只容体会，不可言说。

“先生，你可以歇歇了，”福堂停着工作在那里唤我，我才回复了平时的心境。腰部酸痛了，两腿战战的不能再站了，脑际也昏晕而作响。我便退到阶前，背靠着门坐下，闭着眼睛养神。这时我才感觉那从未感受的健康的疲倦。

两天之后，二十个畦都已下了菜秧。我看福堂造畦，心里很佩服他。他不用尺量，只将耙轻轻地爬剔，自然成了极正确的长方形的畦；而且各个畦的面积都相等呢。他又提起石潭槌来在畦上打成一个一个的潭，距离也无不相等，每畦恰是一百个。至于下秧是我的工作了：将菜秧放入潭里，拨些松泥掩没了根部，就完事了；但在我这不能算是轻易的事。插满了一畦，我又提一桶水来灌溉。那些菜秧自离母土，至少已经一天，应是饥渴了。

我站在畦间的沟里四望，嫩绿的叶一顺地偃在畦上，好似一幅图案画，心中起一种不可名言的快感。我以前几曾真将劳力成就过一事物？现在那些菜，却受了我劳力的滋养了。据福堂说，隔上两三天，他们吸足了水，就能复原竖起来。此后加上粪肥，便轟轟地生长，每天要换一个样子呢。

菜园里更没有繁重的工作了。每天晨晚由福堂浇一回水，有时他蹲在畦间捉食叶的小虫。我家事务简单，他往往大半天闲着，于是只是坐在廊下吸烟，一管完了又一管，他那副幽郁的神情和烟管里嘴里缭绕的烟气总将他密密地笼罩住。

我天天去看手种的菜，距下秧的时候已是十五六天了，叶柄还是细细的，叶瓣也没有长大许多，更有呈露淡黄色的，这个很引起我的疑惑。福堂懒懒地向我说，“这个大约因为这里是生地的缘故。但二十天之后，三棵一斤总有的。”他这句话，超过豫料的成熟期有半个月，成色又打了三折，不由我不动摇对于他的坚信。这里是生地，他来时不是不晓得。他从小就种菜，根据他的经验推测种植的成绩，也不至相差到三分之二。究竟为了什么呢？